

浅析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动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李姝爰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摘要]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银饰，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工艺精湛，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装饰品，它深植于苗族文化的土壤，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在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不乏经常出现动物的形象，本文通过对银饰中动物图腾纹饰的解析，展现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蕴含其中的图腾崇拜、历史记忆、生活习惯、愿望等民族文化内涵。

[关键词]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文化内涵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9.626

引言

越是没有文字的民族，由于文化表现形式受到限制，其身上穿戴的东西作为本民族文化传递的媒介就越明显，银饰深植于苗族文化的土壤，已不再单纯的只有审美功能，同时也是苗族崇拜意识、历史记忆、宗教巫术意识的沉淀，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其实银饰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在其短暂的发展时间里，苗族银饰无不透露着苗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偏好，所以银饰也是苗族民俗文化内涵的物化形式。动物崇拜文化作为苗族原始信仰文化的一部分，以银饰为载体，祖祖辈辈相传至今。

一、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蝴蝶”形象的文化内涵

蝴蝶形象在黔东南苗族银饰中使用频繁，不论是在头冠、发簪、手镯还是项链中都经常能够见到，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一般称其为“蝴蝶妈妈”。对于蝴蝶的崇拜来源于《苗族古歌》，古歌里人们世代传唱着，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始祖“妹榜留”（苗语音译，翻译成汉语为蝴蝶妈妈），是由枫树树心生出来的，后来蝴蝶产下了十二个蛋，其中孵出了人类的祖先姜央。在这古老的传说故事里，蝴蝶因其产出了人类的祖先，被赋予了“母亲”的形象。母亲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生活的主要角色，承担着繁殖、持家等重任，尤其在原始社会，由于女性在采集生产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造就了“蝴蝶妈妈”纹饰具有鲜明的苗族崇拜信仰的标识。

此外蝴蝶这一形象，也有着生殖崇拜的寓意。几乎每个民族的发展初期都会出现生殖崇拜的现象，历经漫长迁徙的苗族更是有着强烈的渴望。蝴蝶是一种卵生的动物，繁殖能力极强，而且它们特殊的完全变态发育，也会使其经历一个类似于像重生的过程。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引发了苗族同胞的崇拜，在祈求百子千孙的生殖崇拜信仰中，镌刻在银饰上的蝴蝶纹饰也凝结了苗族先民对生命延续的美好憧憬以及对拥有稳定生活的美好向往。

二、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牛”形象的文化内涵

在黔东南苗族银饰中关于“牛”这个形象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雷山西江大银角，在所有的银角当中它的体积可说

是最大的，从正面看，它形似一个牛角，从侧面看它为一个平面，佩戴时往往插在银帽（马头花）上组合使用。关于它的造型迄今为止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两种就和“牛”息息相关：一种说法为蚩尤崇拜。相传苗族是蚩尤的后裔，关于蚩尤形象在《述异记》中载：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¹传说里蚩尤头上有角，于是苗族便将牛角或是牛头作为蚩尤祖先的形象标记予以崇拜。

另一种说法则和古代苗族先民的战时习俗有关了，相传古代战争时，苗族先民为了抵御外来的入侵，用水牛的牛角装扮头饰，显示自己的威武雄壮，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后来这种做法果然为苗族先民赢得战争发挥了作用。以后，妇女也沿袭了这种装饰习俗。²从这不难看出，装扮习惯的延续，对于苗族祖先征战历史的记忆，也是苗族对先祖崇拜意识的一种的物化体现。其实“牛”这一元素在苗族社会里出现的场合是非常多的，比如：苗族祭祖会用到牛，刺绣服饰上会有所体现，就连头上饰“角”这个习俗不仅在黔东南地区，在六枝梭戛苗族，女子着盛装时头上也会装饰一个形似牛角的庞大发饰。在许多苗族学者看来苗族对“牛”的崇拜归根结底是一种祖先崇拜。

对于雷山西江大银角的造型，居住在雷山一带的银匠师傅们则有着第三种不同的解读，他们认为银角的造型并非源于牛角，而是源于鸟。银角翘起的两边是振翅高飞的羽翼，银角正中间的扇形为鸟的尾羽，这种说法里明显出现了鸟崇拜的影子，在苗族银饰中关于“鸟”的形象也是很常见的。

三、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鸟”形象的文化内涵

迄今为止，世界上仍有许多民族把鸟看做女性的代表，蕴含着生育的象征，苗族对鸟的崇拜和喜爱也在他们的银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黔东南苗族银饰里，有着很多关于鸟的传说，其一便是《苗族古歌》中的生命创生神话了，这在上文叙说“蝴蝶”纹时有所提及。传说中的蝴蝶妈妈产下12个蛋后，是由脊宇鸟完成孵化才有了人类的祖先姜央以及苗家十二古祖，因为脊宇鸟完成了孵化，因此它被苗族人们看作是创生人类的参与者而被供奉为神鸟。在苗族银饰中人们

经常会看到蝴蝶妈妈和脊宇鸟的组合，最典型的就属黄平银凤冠了，银帽顶端饰一只脊宇鸟，帽子上装饰蝴蝶及蜻蜓的纹样，银帽后悬吊七八片银羽，长及姑娘腰间，帽上呈现的蝴蝶、蜻蜓、鸟都是黔东南苗族所崇拜的动物形象。而反排一带所流行的银羽飘头排也是将鸟崇拜的意识铸进银饰当中的体现，它的造型就像一根横在额顶的硕大银羽，其造型来历在当地也有一个关于鸟的传说：相传当地的先民迁徙至此，一次去狩猎时发现一只锦雉，正当瞄准欲射时，突然被锦雉美丽的羽毛吸引，下山后便召集族人，立下不得伤害的锦雉的规定，并决定不再迁徙定居下来。此外，施洞地区过龙船节时，船上划手所戴的斗笠上要插上两根银羽；流行于丹寨侗寨一带的苗族在着盛装时，所戴银角的中间会突起一支银羽，当地人在佩戴时往往会在每一只角的顶端插上白羽毛，这些无疑都是鸟崇拜观念的强化渲染。

四、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龙”形象的文化内涵

龙是中国古老的图腾形象，自古中华民族就自称龙的传人，认为龙孕育了华夏儿女，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其实关于龙的形象、对于龙的崇拜早已根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在我国的传说中龙可兴云降雨，作为农耕民族，人们崇拜它，祈求它能带来丰沛的雨水，希冀来年五谷丰登；同时龙在封建时代也是帝王的象征，所以它也代表了权贵、尊荣，这又让人对其产生敬畏，所以在古时的艺术创作中几乎不会将龙的形象与其他动物相搭配出现，因为“龙”有着高贵至尊的特殊性，但在黔东南苗族银饰中龙的形象经常以保护神的身份出现，所以作为一种吉祥的寓意它被广泛用于手镯、项圈、压领等各种饰物中。

龙的原始形象一直广泛流行于汉族地区，为何如今会频频出现于苗族的艺术创作中？不难看出其中有着中原汉文化和黔东南苗族地区文化交流的痕迹。在苗族漫长的迁徙道路中，他们的审美观念、文化意识或多或少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然后他们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又根据自身理解，融入了本民族传统的艺术元素加以创作演变，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图案。“龙”这一形象就在经过这种演变后，从原始的威严、庄重变为了古朴、亲切，而且龙的形象不论在苗族银饰中还是在苗族服饰里都经常会与其他动物以“嫁接”的形态出现，如“蜈蚣龙”、“牛龙”、“鱼龙”、“蚕龙”等等。

在苗族社会中，龙的形象不止出现于银饰或服饰的艺术创作中，在节庆里同样有所体现。黔东南施洞苗族每年都会过龙船节，其节日的来历就与龙息息相关，在当地的传说里叙述了人们为了纪念屠恶龙的英雄、每年五月在清水江划龙舟的故事，龙舟即龙形象的摹仿，这个节日也反映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五、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鱼”形象的文化内涵

鱼纹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象里流传广泛，在历代工艺美术品中，经常能见到鱼纹的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鱼纹逐渐演化为人们追求富裕、吉庆、爱情、多子的象征，而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黔东南苗族银饰里鱼纹也是一个惯用的纹样，因为在苗家人的观念里，鱼是繁殖能力很强的生物，有着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所以他们把这一代表吉祥、求子的纹样戴在身上，折射出他们祈望人丁兴旺、后世昌盛、生生不息的心愿。后来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苗族银饰上的鱼纹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增加了“年年有余”、“鱼水和谐”等象征，比如：“鱼”与“余”音同，隐喻生活优裕，财富有余；双鱼造型则有一种成双成对的美好含义，寓意和谐美满，吉祥合欢；在有的银饰上还会出现蝙蝠和鱼的造型，蝠与“福”谐音，蝙蝠寓意福到和福气，金鱼则表示富贵，富裕和吉庆。

其实从远古时代开始，鱼一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类赋予鱼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不断交流中，“鱼”的文化内涵逐渐影响了苗族人们对美好的追求以及对艺术的审美，从而成了黔东南苗族银饰乃至苗族文化的一部分。

六、贵州黔东南苗族银饰中“蜻蜓”形象的文化内涵

在贵州剑河、台江一带，苗族青年男子喜欢佩戴一种叫做“榜香由”的耳环，其造型形似一只“蜻蜓”。为何当地崇拜蜻蜓？以蜻蜓为饰？其缘由应与当地的传说有关。相传当地曾遭毒蚊侵袭，村废人稀，一位名叫“时年八百岁”的妇女，毅然化身为蜻蜓，吃光了所有毒蚊，人类因此才得以繁衍至今，所以生活在剑河、台江地区的苗族人们崇拜蜻蜓，“蜻蜓”不仅是拯救了他们的英雄，也成了当地苗族人们心目中庇护他们的女神。在苗语中“榜香”为蜻蜓之意，“由”有飞翔之意，“榜香由”即为飞翔中的蜻蜓。

结语

贵州黔东南银饰中蕴含着丰富的动物崇拜的文化意味，它们是苗族人民在敬仰、习俗、记忆、祈望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也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文化交流中不断赋予的各种文化元素所形成的。研究黔东南苗族银饰的文化内涵，对于了解苗族，更好的传承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郭世荣.祖冲之《述异记》内容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10):96-101.

[2]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精粹 银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